



谷城县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高如松

目 录

序	革命旗帜永远飘扬 中共谷城县委书记 陈金怀 (1)
回 忆 录	我的一段经历……………高如松 (4) 有关高如松情况的片断回忆……………黄火青 (33) 谷城暴动……………李 实 (37) 对谷城革命斗争的回忆……………李庚尧 (40) 薤山红旗永世飘……………李晓葛 (50) 薤山农民暴动之回忆……………傅伯绩 (82) 薤山烽火……………王辅成 (89) 关于茨河农民暴动之回忆……………李澄清 (102)
专 题 史 料	湘鄂西苏区鄂西北根据地 谷城革命斗争概述……………邓有福 (107) 一九二八年谷城农民暴动略述……………刘家国 (122) 太平店萧庄暴动……………刘家国 (134) 仙人渡暴动 ……………中共谷城县委党史办公室 (137)

党史人物	李亚声烈士传略……………高如松(141) 高如松同志传略……………刘家国(143) 孟国夫烈士传略……………邓有福(149) 傅春泉烈士传略……………邓有福(152) 王子光烈士传略……………刘家国(155)
革命故事	红三军进入谷城……………樊哲祥(157) 革命者死而不悔……………邓有福(163) 夜袭联保处……………邓有福(168) 九里坪抗禁春戏斗争……………刘家国(171) 巧袭建国军 活捉敌刘昆……………李民扶(177)
小资料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谷城地方党组织人名录……………(183) 谷城县苏维埃政府组织及人名录……………(184)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谷城群团组织状况 ……………邓有福(185) 谷城最早的地下党支部……………(187) 谷城最早的一支人民军队 ——蕪山游击队……………(188) 谷城最早的苏区学校……………(189) 谷城最早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李亚声(190) 谷城籍最早的地下县委书记——高如松…(191) 谷城最早的女共产党员——黄子萍……………(192)

革命歌谣	可恨清乡团……………(193) 冲冲! 杀杀! ……………(193) 联合起来……………(194) 跟着红军走……………(195)
资料摘抄	《汉口民国日报》摘抄……………(196) 伪县长给省政府的报告……………(203)
党史文摘	学习中共党史的意义是什么? ……………(207) 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建立了哪些共产主义小组? ……………(207) 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多少? …(209) 出席“一大”的湖北代表有哪些? ………(209)
编 后	……………(210)

革命旗帜永远飘扬

——《薤山红旗》序

中共谷城县委书记 陈金怀

雄踞鄂北西部的大薤山，是谷城人民的骄傲。她巍峨屹立，不仅美丽富饶，以“薤山叠翠”闻名遐迩，而且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英雄辈出，人才荟萃，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一定贡献。

早在一九二五年，谷城就有李亚声、高如松等同志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秋，谷城就有了党的县委，是鄂北建党较早的县份之一。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谷城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了数十次农民暴动。一九二八年的谷城农民暴动，

从组织起来向反动统治阶级宣战到暂时失败长达一年之久，参加者达两万多人，震惊鄂北，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在鄂北的统治基础。一九三一年，谷城建立了以薤山为中心的县苏维埃政权和二十六个乡苏维埃政权，革命红旗插到了薤山顶峰，成为鄂西北红色苏区的一部分。

薤山的旗帜，浸透着无数先驱者的鲜血；回荡着“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强音。

在薤山红旗的指引下，那些革命前辈和革命先烈，为着把一个旧谷城改造成为一个新谷城，为着人类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他们创建了一部光辉灿烂的历史，谱写了一部慷慨悲壮、可歌可泣的史诗。

这部历史，这部史诗，经过我县党史办公室同志们的努力，把其中的一部分汇编为

《薤山红旗》。这是我县第一部党史资料丛书，它为全县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了一部进行革命理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以及党史教育的良好的地方教材，对我们今天所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薤山暴动和苏维埃政权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次革命虽然暂时失败了，但革命先驱者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勇于献身的精神，奋力拼搏、百折不回的斗争意志，定将激励着无数的后来者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而献身。

薤山红旗，过去曾指引着谷城人民在开展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中取得了胜利。今天，我们要高举这面旗帜，踏着先烈们的足迹，为谷城的经济振兴和繁荣昌盛，开拓前进！

我的一段经历

高 如 松

一九二八年春，我任谷城县书不久，李绍棠自广东潮汕失败回到茨河，由李任书记，我为县委委员，到庙滩薤山一带工作，李金铭在靠均县方面的九里岗工作。这时，薤山一部分大刀会与盛墟大绅士刘家有矛盾，我们想利用这个矛盾组织暴动未能如愿。当时陕西杂牌军岳维峻部驻鄂北，苛捐杂税层出无已，更引起谷城、均县等地区大刀会的发展，但均为地主、富农分子所掌握。我们在庙滩、薤山、九里岗一带的大刀会活动中力量微小。由于汉水西的谷城、保康、房县等县以及均县，在大革命时期，乡村未进行过农民运动，除均县仅有为数几个革命青年学生外，这些县属山区，交通不发达，处于半自然经济状况，地主子弟上学的也很少，因而缺乏搞农民运动 and 在大刀会中活动的桥梁。这一带山间有哥老会的活动，学习哥老会的“行话”须得一定时间，以哥老会身份出现还缺乏条件。我们在薤山吸收了一个私塾教员是哥老会的一个小头目。哥老会的情况也很复杂，有穷苦的农民，也有以此为生的乡村流氓，他们依靠小地主、富农对农民进行敲诈过活。我们当时执行的是左倾盲动主义政策，缺乏长期艰苦的工作精神，想学枣阳由反抗苛捐杂税而利用大

刀会等组织发展游击战争。枣阳距京汉铁路不远，大革命前全县有十个高小，在樊城、武昌、北京上学的也不少。大革命期间，法国留学生程克绳回到枣西乡村开展农民运动，与大地主展开了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枣阳党利用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青年团员等知识青年，进行大刀会活动，首先由反对苛捐杂税发展到武装斗争。汉水西谷城等县缺乏这个条件。我们虽然配合大刀会围攻过驻石花街岳维峻的部队，参加大刀会围攻谷城，大刀会小头目、党员丁德忠爬城墙被打死了，傅伯绩的大刀会也被打伤了人。事后才知道二八年秋间，盘踞河南、陕甘的冯玉祥和桂系军阀合谋，互相配合，围剿陕边、鄂边，驻鄂北的杂牌军岳维峻，驻豫边、鄂北的樊钟秀部被赶到皖北一带投靠了蒋介石。同时，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开展清剿鄂北的大刀会，认为大刀会是由共产党所掌握的，公开宣布大刀会为非法组织。这一形势变化，鄂北特委事前不知道，事后无对策，枣阳工农革命军离开枣阳到钟祥北部活动被打散，汉水西谷城一带的大刀会，以大地主为首的头目摇身一变参加清乡，小地主、富农、农民的大刀会首领被迫逃离家乡，蕪山李陶庵、李麟，庙滩姜步瀛等逃亡南漳、保康等县。我在庙滩一带党员家不能住下，亲属处久住亦成问题。主要原因是农民还未得着革命利益，生活自顾不暇，当然无力掩护。这样我打算到襄阳北乡找大地主出身的学生党员李自修和住过武汉分校的薛斌。薛、李在襄北当土匪，到他们土匪队伍里住一时。我就由庙滩附近渡汉水，经太平店，利用社会关系到了离太平店卅余里的杨家湾住了几天，这里与襄阳北乡有土匪活动，行人断

回 忆 录

绝，不能前往。我又由杨家湾到太平店下头龙家巷章仁山舅父家（与我母是叔伯兄弟）。此时章仁山不在家，他在岳维峻部他家门哥哥章××那里作司书一类的事（这里当时农民跑到西安方面当兵的不少）。那时他的父母还在，我住了几天，过汉水到白马洞张大福家，张是我的同学，他自广东失败回家，是破产小地主家庭，不能久住，一、二日后我到武安镇张雄家，张从樊城搬到武镇，当时任南漳县委书记，以手工织袜子为名。他本是南漳的人，生长在襄樊市，这里有些亲属关系，他家夫妇小孩共五人，党员勾颖超与他们是亲戚，也住在这里。我在张雄家住了几天，李绍棠自枣阳也来到这里，李是到枣阳当工农革命军党代表，还未到职，工农革命军已被冲散，也是无处存身，到这里来的。这时鄂北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已很困难，我和李绍棠商量，想由襄阳特委介绍到南阳特委方面去活动。住了几天后，我和李一道由武安镇到襄阳东门外王作宾、王步岳叔侄处，见了特委委员余施颂，我们向他谈了要求到南阳特委去工作的意见，余说南阳特委有信来……（原文删节）。当晚我和李绍棠过河到樊城我的外祖母那里，还在我姨母那里弄了十余元钱。是日晚，李绍棠在我外祖母那里住下，我由外祖母送到基督教牧师李济武那里过夜，李济武牧师是我姨母的老公公，恰巧李金铭也离开谷城九里岗准备回枣阳、襄阳边境家乡去（李金铭家是大地主，逃匪难住樊城基督教会堂附近，李金铭家与李济武牧师有来往）。我离开樊城基督教鸿文书院（中学）曾与李金铭等反对过基督教活动，这一晚打扰是被迫而去的。我外祖母住了一间当街的房子，便是樊城十字街基督教会堂的对

面，周围的人是认识我的，还好李金铭家与李济武牧师有感情，李金铭也不期到李家来了。总算打破了被压抑拘束的心情，当晚我和李金铭约好了往后的通讯地址，翌日清晨，我和他一起出城，他由东回枣阳家中去，我过汉水到距襄阳县城三、四十里的一个集镇吴家集去，这里属南漳地面，该集镇上有家药铺姓杨，是我一个叔伯姐姐家。住了几天，虽愿意招待我，但离襄阳太近，不方便，我又到武镇卫家。这是我父亲的异母姐姐（我的姑母）家，我算是第一次到卫家，这是一个破产地主家庭，姑父以星相过活，还愿意接待我，我打算住过旧历年再说。南漳武镇仅有零星工作，张雄家住的人多，来来往往的有些人，织袜子只有一两盘空机，又没有生产，此次到武镇就未到他那里去。卫家一个表兄抽烟，在烟馆里吹表弟高如松怎样怎样，已被我知道。这时枣阳失败后有一、二位同志逃到武镇，被枣阳民团追到武镇逮捕了，因而震惊武镇市面。武镇是鄂北山区一个山货集散地，是一个商业很发达的市镇，有一条蛮河往东流入汉水，可以行船。这时是一九二八年冬末，再在卫家住下去有困难，往新野去要经过襄阳南乡，樊城附近。襄阳南乡没有工作，南乡第十中学学生过去都拥护襄阳十中校长陆云龙（陆是襄阳南乡刘家集附近人，北大毕业，有自由主义倾向，二六年我们不应反对他）。这样我沿蛮河下来，准备走旱路到汉口，往上海。我走到钟祥县上边襄河附近碰着薛斌（他在襄阳北乡当土匪已不能活动，举家逃到离襄阳城卅多里的地方——薛家巷子，那里都姓薛，与薛斌是同姓）。他在襄河岸边一个过路店住了几天，店老板要他拿出钱合伙开店，他看不能住下，准

回 忆 录

备回襄阳城西薛家巷子再说。他说，襄阳县要派孙伯愚（此人现在四川自流井，已退休，北京燕京大学毕业），叫他把握时机，拖到枣阳改编工农革命军，自购防匪枪支，群众不愿意去枣阳，要想打死孙伯愚，薛斌说他制止了（自此，襄阳县委与薛斌断了关系，他才自己当土匪）。孙伯愚从此离开襄阳往上海谋事，即脱离了党的关系。

我经钟祥、天门、汉川等县到汉口，想找堂兄高廉泉，他在一个小报社当编辑，没找到，当晚就乘飞虎轮船到上海去。住在信义会朱浩然牧师那里，我说是来找孙伯愚谋事的，当时孙伯愚已离开了上海。到快过旧历年时，李绍棠从鄂北到了上海，赵彬贞是李的未婚妻，李就住在赵那里，生活由赵照顾。李在街上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当即将自己住的旅馆地址告诉了李绍棠，此人是个党员，我与李绍棠就到那个旅馆找那个人，旅馆说他已经走了。我当时想找党的关系，那个人从一九二七年秋冬间东江失败后分开到二八年底已是年把了，原来不大熟悉，仅在军队中见过几面。他碰到李绍棠时，李身上穿了件麻料外套，那个人不敢再见李绍棠了。李绍棠到上海之前，我在闸北朱浩然信义会附近还碰到过来自襄阳的薛斌，同他一起到上海的有他的叔父薛××，同族薛××，另外还有张星若，他们是来找马轶先的。马是襄阳北街人，住樊城，给孙中山当过卫士之类，住过一期黄埔，由团长调换到上海吴淞当参谋长。当时反革命头子蒋介石正以编遣军队为名排除异己，薛斌在上海当兵困难，后来由轶先介绍去镇江到国民党某部当兵了。他们以为我找到了党的关系，我说没有，他们不太相信。后来李绍棠碰到

了一个熟人，北伐时在唐生智部同过事，原是党员，名字叫曾雄镇，南京金陵大学农科毕业，此时在上海江湾劳动大学附中农场当主任。曾已无党的关系，李与曾商量同意我去该农场当工人，曾的弟弟当领工，农场的几个工人是邻近的农民，我与曾等同住。过了月把的样子，曾说我还是应该补习功课，到暑假考劳动大学，该校是公费，他可以帮忙，送了我几块钱。这不言而喻是下逐客令。已是夏初的样子，我在曾那里得知毛主席已经把红旗插在井冈山上了，蒋桂战争快要爆发，我又到闸北李绍棠的亭子间住下。这时在报纸上看见一个小印刷厂招学徒工，我们去接洽，因为找不到铺保不接收。不久，接到我姨母一封来信，说韩直卿在南京警卫团某营当某连副。韩是我高小同学。久住李绍棠处吃饭成问题，这样我就到南京去，想找韩解决生活问题。二九年夏末的样子，我到南京住三牌楼一个六福客栈，五分钱一晚，我有意寻人……。一天我在三牌楼附近碰到勾颖超，不知什么时候，他从武镇到的南京，他是即将到北京去的，我给韩直卿写信，后来他到这个小店找我。他住在三牌楼附近一家老百姓家里，通过勾颖超我又知道了韩采芹自湖北竹山经老河口、南阳到了北京。与韩通信中知道马适安自襄阳流亡到安徽，在一所基督教小学教书。暑假期间，马适安自安徽到南京，秋后将到山东青州师范当教员，月薪八十元，马与襄阳张家湾尚某通信知李实（抱一）不久要到上海，马适安告诉李实经过南京时见见面。秋季快到开学时节，李实、毛定方、陈××三人来到南京，原来马适安让我与他到青州师范，住在他那里……，前鄂北特委书记廖划平自襄阳到了天

回 忆 录

津工作，马适安与廖划平已通信联络，李实到南京见面后彼此交谈……但我抱有到上海看些文件、了解党的政策的想法，李实当时亦承认为我办这件事。毛定方留南京，枣阳人陈××也从此离开李实，我们三人就住在韩直卿房东老太太的一间小屋里，李实到上海后一再支吾未见着潘东周，当时南京市伪社会局有董老一朋友袁碧堂当科长（湖北光化人），有党的关系，南京市委秘书谭籍安（湖北宜城人）随袁到南京上学，谭籍安知道我是个党员，袁碧堂也知道我是个党员（仅在武昌他家里见过一面）。袁与李实很熟悉，毛定方、李实和袁碧堂的外孙左觉农都是襄阳二师的同学，毛定方也认识袁碧堂。我本来想到上海学习一时就返回鄂北，但去上海了解党的政策的想法不能实现，也未与马适安到青州。这样我就和毛定方、陈××三人与南京发生了党的关系，一位高个子湖南口音的叫元顺的与我接谈。

毛定方由其侄儿毛锦章（北京某大学毕业，认识阎锡山的参谋长襄城人朱绥光，朱当时是伪军政部副部长，毛锦章是该部一个科员），在该部印刷厂找了个司书职位，陈××到兵工厂当工人，我由市委介绍到中山陵园东凹子小学帮助教员汤藻教书。原来想从这里开展农民运动，从农民补习学校入手。当时陵园从北平招募了不少旧警察，多是山东人，分区驻守，距这个小学不远设了一个派出所，南郊市委无力搞农民运动，后来这个工作就放弃了。汤藻是东台暴动失败后跑出来入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后被派到这个学校当单级教员，月薪廿元，另外还有一个东台失败后逃出的农民住在这儿。已是一九三〇年春季了，李金铭、金声，宋良猷

等写信叫我回鄂北去，我由这个小学回到三牌楼原来所住的地方。时值河南、山东等地蒋、阎、冯新军阀大战正在进行，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严重危机。立三路线在党内正占统治地位，南京下关和记蛋厂以极少数失业工人想打进厂动员在业工人罢工未成。这年夏天湖北在上海开党代表大会，李金铭、朱育文代表鄂北出席，李被选为省委委员，李写信告诉我到南京与他们一道回鄂北工作。这时我姨母给我寄来卅元钱，但要到上海兑换，我到沪兑钱后找李实，李说，李（金铭）、朱（育文）二人已到南京找我去了。在小旅馆内看见毛定方自南京来了，准备进苏区。翌日，我回到南京住地。李、朱已在那里等我，李让我回去任谷城中心县委书记，朱是特委委员，任老河口中心县委书记，我陪他俩看了孙文墓。翌日，送他们到船上，小偷把我的卅元钱偷走了，李给我十元旅费。我等候着谭籍安见面转关系，约十来天，谭到我这里来，说是自上海汇报工作才回来，所以说好久未来，他说他到市委书记住处，听房东说市委书记被抓走了，叫我赶快离开这儿。我说我要回鄂北去，他说关系给我转回去。第二天我就乘船去汉口，住汉口市第五小学内李文涛处，该小学校长、教员都是鄂北人，住了几天我就到硃口基督教小学教员石田那里，有时到汉口协和医院护士吴德光处，吴是我小学同学，是石田的外孙。我等候李文涛作伴走旱路回鄂北，不敢坐汽车，怕暴露身份。我们坐拉货的车到花园，走路到枣阳。李文涛乘车回襄阳家中去了，我留在高如权处，想弄点路费到南阳会见宋良猷，再由南阳经老河口乡下转谷城工作。打算与宋良猷相见后谈我的看法，我认为汉水东襄

回 忆 录

阳、枣阳、宜城一带，群众经过斗争有骨干、有条件，汉水西缺乏这个条件。而汉水东襄、枣、宜间受南阳、襄阳两个城市敌力威胁，距离京汉线不远，很难发展。一九二八年冬，工农革命武装失败，无回旋余地也是原因之一。汉水西地处川边、陕边、鄂西北，崇山峻岭，居高临下。我读过国策一书，记得某篇中记载秦国的国王秦孝公由陕西南下灭上庸（今竹山县）大宛国，准备进兵到宜昌，后国内发生问题，秦孝公才转回陕西。我的意见是：在枣阳一带恢复发展人枪数百时，可拉到汉水西一带活动，这样才大有可为。我在南京时就有这种看法，大革命失败后到汉水西活动，也是看到这一带地形好。当时高如权在枣阳无职业、无钱，还要等表兄、枣阳伪财政局长庄握生从襄阳回枣阳后才能设法弄路费，住了好几天，庄握生自襄阳回来与枣阳驻军范石生部某营长一起坐汽车，庄为拉关系，请该营长吃饭由高如权作陪。庄介绍高如权是他的表兄，现在无事，营长答应有个书记官让高如权作。饭后马上派一个兵到高如权家取东西即去，我看见高如权随着一个当兵的来了，我的一个表弟庄国材也来了，给我使眼色，这样我与表弟国材出去，国材叫我快走，他送我出枣阳城沿小道走。第二日到樊城北邓城董家住了几家，后到竹条铺附近韩采芹家住一晚，接着我又到了乔家岗王理书家住了十来天，后过庙滩附近在姜步瀛家里会见了朱育文。朱说我的关系已经转回来了，告诉我作谷城中心县委书记。我到蕪山李陶庵那里了解了些情况，回到柳树沟表弟陈尚辉家里住了几天后，我又到乔家岗，前妻王氏哥哥王理书要让我把前妻王氏带到石花街背后黄家大峪他们一

回 忆 录

攻，我们撤退到房县境内。当时白军五十一师范石生部进攻房县城，均县部队和工作人员随红三军绕武当山打了一个圈子，白军撤离后又随红三军到了房县城。这时均县红色部队成立了鄂北独立团，张香山调红三军。由红三军派了一个团长，金声为政委。我离开均县机关后，红三军政委邓中夏要调我到红三军工作，当时中华苏维埃特派员柳克明（柳直荀）在场说叫我作地方工作，我未表态。我个人住特派员办公处，不几日，邓中夏派我参加房县近郊土地分配工作。仅几日的工夫，邓中夏又叫便衣队接我去谷城等地收买子弹和收集情况，他说以后再用便衣队接我回房县。这样我随便衣队到蘆山，又连夜与李陶庵、赵星三等，到龙滩等便衣队。便衣队由蘆山到盛家壩镇上缴了民团八支步枪，折回到龙滩，把步枪交给了李陶庵。我由房县与马正泉二人带的四支手枪也交给了李陶庵。这四支手枪是从红三军要来的，给李陶庵准备组织游击队。李陶庵等回到蘆山，我到傅春泉那里见了朱育文。我将从房县带回来的三百元法币给了朱育文，朱当时将八十元给了一个青年党员（南阳商会长的儿子，在老河口工作，拿钱回老河口营救一个被捕的党员）。后听说这个青年党员拿到八十元钱就跑了。我告诉朱育文，在老河口、襄樊设法购买白军的子弹。

一九三一年冬，红廿五师由房县到石花街追赶民团到谷城，折回到盛壩，我在傅春泉那里听说盛壩到了红军，以为是红三军的部队，想随部队回房县。晚上到了盛壩，见到廿五师师长汤慕禹、政委朱勉之等人，他们已吃过晚饭，谷城县书李庭兰也在那里。朱勉之看见我，他把汤慕禹决定的几